

踏访新时代边关·走近护边员

边关风



护边员举行升旗仪式。

西北向西，一场风雪，染白山岭。清晨，太阳爬上远方的慕士塔格峰，一切仿佛有了勃勃生机。护边员麦提努尔·吾布力艾山像往常一样，穿上棉衣走出毡房，用手机播放《义勇军进行曲》，缓缓升起五星红旗。仰望飘展在天空的一抹红，轻声唱起国歌，每当这个时刻，这位牧民的脸上都会写满平静的笑容。这里是祖国西陲木孜阔若放牧点，一条通关要道。这里空气稀薄，终年积雪。对于麦提努尔来说，27年如一日守望这个放牧点，

以及山上的39号界碑，这里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深印在他的脑海，早已是另一个“家”。当守望变成一种习惯，四季变换，时光流转，在麦提努尔的心中一如白驹过隙；当守望成为一份责任，从青葱少年到皱纹爬满眼角，在毡房外升起国旗、跋涉数十公里巡逻边防，已然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这里，距新疆军区某边防连驻地很远，官兵上山一趟要走一天。27年前，在牧场出生长大的麦提努尔，主动提出常年守在这个山

口、守望界碑。从那天起，他一边执勤放牧，一边建哨守哨。数年前，这里成为连队首批护边员工作站之一，麦提努尔当上站长，他更加离不开这个“家”了。守山守哨，清苦孤寂，通往39号界碑的路绵延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27年来，这条守防之路，麦提努尔走了不知多少趟。山上是冰川，山间有天堑，麦提努尔每次上山，妻子总放心不下，祈祷丈夫平安归来。每次家人团聚后，妻子常劝他“不要那么拼”，他却记得父亲当年教导他的话：“能为祖国站岗放

哨，守着边防，是咱柯尔克孜族牧民的荣耀。雪山留下我们的足迹，五星红旗不会忘记我们的守望。”麦提努尔并不是一个人在奋斗。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们一家四代32人接力戍边，75年巡线数万次，把忠诚和大爱镌刻在界碑上。今年麦提努尔50岁了，他说还想再当20年护边员：“为祖国站哨站岗，守在这里才踏实。”今天，让我们走近这位护边员，品读一个柯尔克孜族牧民家庭四代忠诚戍边的故事。——编者

再为白杨浇一次水

刘德双 王 越 李春国

天气转凉，西陲边关一派金黄，某边防连营区前的白杨林挺拔茂密。再过一个多月，年底的退伍季即将来临，踏出营房大门的一刻，二级上士李田磊放慢脚步，眺望一排排白杨树，心中充满不舍，这些树中有他栽种的几棵。

每年老兵离队前，连队都会组织退伍老兵给白杨树浇水。年底李田磊即将脱下军装，这阵子，他一遍遍为白杨树培土、浇水，还用树皮和叶子制成一幅画送给连队，作为离别礼物。

李田磊的女儿刚满2岁，去年妻子因病住院，家中无人照顾。为了让年幼的女儿记住父亲驻守的哨所，他用手机记录了这个秋天白杨林的最美风景，每一个画面都配一段写给长大后女儿的心里话：“等你长大了，我一定要带你来看这片白杨林。”

“指导员，让我再为白杨树浇一次水。”那一年，李田磊第一次送别老兵，老兵的心愿就是再到树林里走一走看一看，再拥抱一次白杨树。

那时的李田磊并不理解，老兵为什么对这片白杨林的感情这样深。直到他的班长、一级上士程春辉离队前，专门叮嘱他和班里战友：“这片树林中，唯有这棵孱弱的小树，最让我挂念，它曾枯萎过，我和当年一位老战友，像带孩子一样为它浇水、施肥，最终让它扎下根来。有时候我在树下和它说话，它就像能听懂一般，风吹来，树叶沙沙作响……”

老班长讲的故事，让当年大学毕业入伍的李田磊深受感动，他感动于老兵难舍边关的情感，更为老兵的奉献与牺牲而心生敬佩。曾几何时，初到连队，他面对从自由自在的校园生活到戍守戈壁军营生活的反差，也曾感到沉闷和迷茫。

“每一个迷茫的时刻，向你伸出手臂的那个人，值得一生感恩与铭记。”李田磊曾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句话。入伍之初给予他支持的那个人，就是程春辉。

一次，程春辉给他讲起这片白杨林的故事。20世纪70年代，连队官兵种下上百棵白杨树苗，由于干旱缺水，他们每天从3公里外的河坝挑水浇树，最终仅有7棵树存活下来。

新栽种的树苗，把根深深地扎进盐碱戈壁，开枝散叶，茁壮成长。后来一批新兵来到连队，都会种下自己的“扎根树”，他们坚信，树能扎根，人也能扎根。

翌年春天，连队又一次组织新兵栽种“扎根树”。对于李田磊来说，种树是个挑战。抡起铁锹，十字镐，李田磊的手被震得生疼，戈壁滩上布满石头，每一镐砸下去，都会溅起火星。

“挑选松软的土地，不能一味用蛮力，要根据石头分布调整角度和力度。”程春辉耐心地向他讲解种树的技巧，“每隔一段时间浇一次水，悉心呵护，它才能扎根……看到一棵树苗扎下根来，那种获得感为我们带来的自信，别的事情难以替代。”

李田磊茅塞顿开，他开始用心种树。“爸爸您看，这是我种的白杨树。”那年春天，李田磊栽种的树苗抽出新芽，他第一个打电话给父亲分享内心的收获与喜悦。

望着视频中儿子黝黑的面庞，再看他栽种的白杨树，这位父亲心里既欣慰又心疼：“孩子，看到你黑了瘦了，也看到你种的树苗活了，我和妈妈希望你像小树一样茁壮成长。”

入伍第3年，李田磊备战上级组织的比武竞赛。高强度的训练，让他一度想打“退堂鼓”，突破某个项目的训练瓶颈，更成了他的“心病”。程春辉告诉他：“树苗在戈壁滩扎根，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为了向上突破，它的根要向地下扎得更深，向大地的深处寻找养分。”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李田磊从基础训练开始，把每个课目都练扎实，每个动作都练到位，每天都利用课余时间进行补差训练，一个月后他的成绩突飞猛进。

那次比武，他代表连队取得优异的成绩。这之后，李田磊变得更加积极主动。去年，他因在边防执勤中表现突出，荣立三等功。

离别的日子越来越近，回忆起与战友一起拼搏奋斗的过往，李田磊不禁思绪万千。他给白杨树拍下一张照片，发给当年曾守护在这里的退伍老兵们。

在给程春辉的信中，李田磊写下这么一句话：“班长，我是连队最年轻的新兵，您是我的班长，这些新树苗也是您的兵，就像我永远是您带的兵一样。”

一家四代护边员的如山承诺

张城龙 本报记者 贾启龙 特约记者 郭冬明

“脚下的土地是中国，我们守护的是‘小家’，更是‘大家’”

激昂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这一次，护边员麦提努尔·吾布力艾山把一家五口召集在一起，举行了一次庄严的升旗仪式。

这是一面八一建军节当天在南昌八一广场升起过的国旗。从海拔25米的南昌八一广场，到海拔40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这面跨越千里的国旗，此刻高高飘扬在新疆布伦口乡朗库里的边防线上。

在木孜阔若放牧点，麦提努尔和护边员队友，负责沿途数十公里的巡护任务。今年，是麦提努尔当护边员的第27年，也是麦提努尔一家四代接力护边的第75年。

故事要从新中国成立说起。由于气候恶劣，彼时定居在木孜阔若放牧点的，只有三四户柯尔克孜族牧民，麦提努尔的爷爷便是其中之一。

那时，边防官兵巡逻都会经过这个放牧点。渐渐地，麦提努尔的爷爷还有其他牧民和官兵们熟悉起来。

“边防官兵巡逻任务重，爷爷和其他牧民一起，自愿加入了护边员队伍，腾出毡房让官兵休整。”就这样，爷爷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护边员。

由于缺乏水源，放牧点饮水困难。为解决这一问题，边防官兵们想了办法，去雪山取水、从山下运水，帮助牧民打井。

麦提努尔家中，珍藏着一张当年边防官兵帮助牧民取水的照片。这张照片见证着雪山上的军民鱼水深情。“爷爷告诉我们，官兵们竭尽全力为我们提供帮助。我们也向他们做出承诺，守好边境线，守好我们共同的家园。”

那些年因缺乏交通工具，麦提努尔的爷爷只得顶风冒雪徒步巡逻。坠入过数丈深的雪坑，险些被洪水冲走……当护边员的那些年，麦提努尔的爷爷经历了太多危险。

“脚下的土地是中国，我们守护的是‘小家’，更是‘大家’。”1952年，麦提努尔的父亲，接过爷爷手中的护边“接力棒”，成为了第二代护边员。

“爸爸总是穿着打了补丁的军大衣，因为走路太多，绿军鞋常常开裂。”在麦提努尔的记忆中，父亲很忙。在山上守了28年，直到疾病缠身，父亲才恋恋不舍地告别了他心爱的边防线。

1980年，麦提努尔的父亲，开始了长达17年的护边员生涯。因积劳成疾，他在1997年不得不离开护边员队伍。也就是在这一年，麦提努尔开始护边，沿着爷爷、父亲、哥哥走过的雪线，一直走到了现在。

“守在这块土地上，我的心里才踏实”

山上雪厚，只能徒步，耳边只有脚踩在雪地里的沙沙声和队友的喘息声。途中感到累了，麦提努尔和队友一起，把路边的石头堆起来，作为临时休息的桌椅。饿了，用馕蘸点酥油填饱肚子，闷了，唱几首民族歌曲，“山上缺氧，我们不敢大声唱，怕唱着唱着倒在山上”。



图①：护边员巡逻分队在高原巡逻；图②：巡逻间隙，麦提努尔（左一）和大家分享自己的巡逻经历；图③：麦提努尔（中）与队员一起登上哨楼观察情况；图④：麦提努尔（左二）学习操作视频监控系统；图⑤：麦提努尔（中）带着女儿（右二）到牧民家做客。

蒙相兴、吴圣博、陈 斌摄



守护39号界碑，麦提努尔和队友的任务幅面有数十公里宽，沿线巡逻一趟下来，得走8个多小时。27年如一日的巡边护边，木孜阔若放牧点方圆百里的风景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中，他也将生命融入群山之中。

守在高原上，每天都要面临各种各样的危险。最严重的一次是那年冬天的巡逻，麦提努尔不慎从摩托车上摔下来，右腿粉碎性骨折……

今年初，放牧点的路被积雪掩埋。麦提努尔开着巡逻车，从山下接上几位轮休结束的护边员，满载着一车的物资，寻着道路标志和记忆中的方向，赶往山上的执勤毡房。

在距木孜库仑达坂约一公里处，汽车突然在冰层上打滑，麦提努尔紧握方向盘，大声呼喊队友抓紧靠背。汽车连续转了几个圈，最终停在悬崖边……汽车内，他们半天才缓过神来。

“这点困难都扛不住，还干啥护边员？”麦提努尔常对身边的队友说，“选择了这条护边路，就得做好吃苦的准备！”

麦提努尔也曾遇到过让他心有余悸的事。3年前一次巡逻，他和两名护边员在山口勘察，突然遇到了狼群。

他们一边让人打电话向工作站申请援助，一边举起铁锹相互碰撞，震慑狼群，幸得同伴们骑车闪着大灯赶来，这才吓跑狼群。“晚上，妻子抱着我哭了很久。我也萌生过退却的念头，可抬头看到飘扬的五星红旗，第二天我又上路了。”麦提努尔说。

每次麦提努尔外出巡逻，迟迟未归，妻子布加乃提·卡玛力都辗转难眠。大女儿古丽加玛力曾问父亲，为什么能坚持这么多年？他这样告诉她：“守在这块土地上，我的心里才踏实。”

“父亲用实际行动感染了我。”2018年，古丽加玛力在爸爸的鼓励下，也加入了护边员队伍。她3个月练就了可以在高原复杂地形驰骋的摩托车驾驶技能，5个月获得了边防“活

地图”的称号。半年后扛起护边小组语言培训任务……如今，除了日常巡逻，古丽加玛力还利用休息时间，走进牧民毡房，为他们宣讲党的创新理论、富民政策，成为牧民心中的“慕士塔格峰之花”。

27年间，麦提努尔在山上巡逻，走过多少路他自己也说不清，身上留下20多处伤疤。因为常年住在山上，他患有严重的关节炎，每次外出巡逻都要戴上羊皮护膝，可一旦遇上雨雪风霜天气，走路还会一瘸一拐。

今年麦提努尔50岁，有人问及他有什么人生理想。他望着远方的群山说，如今的护边员都还年轻，我要在山上继续守下去，再多带出一批护边员。

一诺千金，一脉相传。从新中国成立起，麦提努尔的家族里先后有32人成为光荣的护边员。下一代里，他的侄子、女儿、女婿都在争当有知识、有文化的新时代护边员。

“只要我们坚守在一线，国旗就会每天在边境线上升起。”这是麦提努尔一家人对祖国的庄严承诺，也是他们对祖国真挚的热爱和忠诚。

“国家的边防强国，我们的日子才会幸福”

木孜库仑山口，一座老砖墙房子矗立在此。尽管砖混结构的执勤房已经投入使用多年，麦提努尔和护边员们依然常常来这里坐一坐，烧一壶茶，在炭火青烟中重温先辈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之初，麦提努尔的爷爷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依然坚守在木孜库仑山口。他临终前说的一句话，被麦提努尔的父亲作为“家训”，时常挂在嘴边：“国家的边防强国，我们的日子才会幸福。”

父亲至今仍喜欢和家中的年轻一辈，讲起爷爷守山的故事：那时的木孜

阔若放牧点只有几户牧民，驻守在附近的边防官兵总是想方设法地帮助他们。从旧社会“苦海”里熬过来的爷爷，想明白了这个道理：“新中国是人民的中国，为国家守好大门，是咱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麦提努尔印象里，父亲也和爷爷一样，总是住在山上。家中的里里外外，都由母亲一人操持。他们用守防的行动，将卫国戍边的忠诚基因融入血脉，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

父亲在山上巡边护边，落下了一身病，在家人反复劝说下才下了山，大儿子塔吉丁·吾普尔又主动顶了上去。5岁那年，麦提努尔曾跟着哥哥上过一次山。“阿爸放心，我要当好小哨兵。”他懂事地对父亲说。

多年后的一天傍晚，塔吉丁晕倒在边防附近的山上，已经成年的麦提努尔闻讯赶来，将他背去医院就诊，医生却告诉他，塔吉丁的身体状况再也不允许他上山巡线了。

这一年，是哥哥塔吉丁成为护边员的第17年。麦提努尔流着泪接替哥哥，加入了护边员的队伍。

常年巡守山口，孤寂最是熬人。妻子布加乃提常带着大女儿古丽加玛力，到山上看望照顾丈夫。麦提努尔巡逻时，有时也会带上女儿。一来二去，高中毕业后古丽加玛力也申请追随父亲成为了一名护边员。

如今，古丽加玛力已经在边防线上守了多年。一开始，人们都不太相信这个女娃能坚持下去，但古丽加玛力很快就用行动证明了自己。

一个雪天，麦提努尔带着古丽加玛力，骑着摩托车像往常一样出发去巡逻。由于雪深路滑，他们连人带车跌进路边的雪坑里。

听到父亲痛苦的呻吟，只受了轻伤的古丽加玛力用手挖雪、用绳子拉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父亲和摩托车拖了出来。20岁的古丽加玛力一边推着摩托车，一边搀扶右腿受伤的父亲，一直走到次日凌晨才回到家里。

从那以后，每当说起女儿，麦提努尔都会笑着说：“等我老了，为祖国守防的任务，可以放心交给孩子们了。我们能守下去，他们一样也能守下去。”

“慕士塔格峰下的每一名牧民，都是编外的哨兵”

今年八一建军节，一辈子未踏上帕米尔高原半步的麦提努尔，身穿柯尔克孜族传统服装，佩戴党员徽章，来到人民军队的诞生地——南昌，观看了八一广场上的升旗仪式。

当天下午，有关方面举行了一场简短而庄严的国旗互赠仪式。麦提努尔庄重地把在边防线上升起过的国旗递交给江西省军区国旗护卫队的官兵，又小心翼翼地在南昌八一广场升起过的国旗。

跨越千里，从帕米尔高原到南昌八一广场，麦提努尔终于实现了期盼已久的心愿：去英雄城南昌，向革命先辈汇报，他们一家四代始终坚守着卫国戍边的如山承诺。

对于麦提努尔一家人而言，卫国戍边，就是刻在骨子里的信仰。轻抚着这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麦提努尔满眼都是自豪：“解放军让我把国旗带回来，这既是荣誉，更是信任，我要让这面国旗见证边境的和平与安宁。”麦提努尔说，等自己的孙女长大后，要送她去参军报国。

祖国没有忘记那些守卫国门的平凡英雄。近年来，军地各级为护边员值班的卡点修建通水电、可做饭的宿舍，为护边员配备边防巡逻电动汽车等交通工具。

如今，正如边防官兵所说，“慕士塔格峰下的每一名牧民，都是编外的哨兵，每一座毡房都是流动的哨所”。正因为有了这些编外的哨兵、流动的哨所，我们祖国的边陲才更加安宁，更加欣欣向荣。